

通俗故事

一個擦皮鞋的小鬼

嘉 著

華



一個擦皮鞋的小鬼

各位朋友，今天我給大家講一個小孩子的故事。他是一個擦皮鞋的小鬼。他也和他的同夥們一樣，常常揹着自己製造的小木箱，上那頂有名的茶樓酒家，靠了自己一雙手混飯吃。他很有眼光，他分得出誰是頂好的主顧，他的功夫也很老到，他可以用很少的鞋油，便把你的皮鞋擦得頂亮，使你甘心情願的多拿一兩個銅板打賞給他。他對他的同夥也頂夠朋友。別人要是同時接了三四件生意，一定不肯讓給同夥的，他却頂慷慨。因此，他倒是頂能夠交朋友的。他和那一大批擦皮鞋的小鬼一樣，也是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，他

而且連父母也沒有；最丟臉的，是他連一個小名字也沒有。一個人要出風頭，總得有個頂叫得響的名字；他風頭雖然出得十足，但却沒有名字。有一個阿三阿四倒好啦，他沒有；於是，他的同夥們便給他起了一個：——叫什麼好啦？看他樣子也只不過約莫十四五歲光景，但十四五歲人那里有這麼能幹啊？你看他個子長得頂矮，但樣子倒長得頂老，那算了！是花埭楊桃——「老樹菓」啊！開始他自己對這名字不大滿意，甚且有誰當他面叫他還要揍人。後來慢慢習慣了，他自己也就無所謂，有時雖然也生氣的揚着他的小拳頭對人說：「老子就算老樹菓又怎樣？我又不偷你家的妹子」！他也和在西濠口一帶吃這碗飯的人一樣：又潑辣，又野蠻，又

惡死。但他却是到處都討人歡喜的，大家傳說：「老樹菓這契弟仔是頂靠得住的」。正像一般人說的——「來時不識路，日久變成精」——老樹菓在廣州市混了個一年半載，倒也算是混出個吃飯的地方來了。

後來，是日本鬼子在北平上海打起仗來。廣州算是個革命策源地，南方的大都市，自然也就不甘落在人後；要打日本鬼子，老實說他們是從不馬虎的。因此，今天捐款，明天獻金，這個說出力，那個說出錢，一時廣州市倒弄得頂熱鬧的。所謂救國不分男女老幼，老樹菓這小鬼天天給那在馬路旁邊演講的學生哥說得心動了，他想：「老子也是中國人，刁那媽，日本仔算得什麼，他敢來欺負我們？俗語說『

來而不往，非禮也！」老子總得找個機會打他一個落花流水。不過，要當兵我老樹菓還不合年齡，同時也怕受不了那當差的苦。我看還是不如找個機會，捐點錢多買幾粒子彈打死兩個日本矮鬼也不錯！」他想想還不錯便找個把朋友，像鬼王阿生，阿貴他們商量商量，那曉得這批傢伙都是大食癩，這個說：「有錢不留來自己吃還管他什麼救國」，那個說：「你肯大家不肯，你就一個人餓肚皮餓死了也救不了國」。老樹菓想想他們也有道理，要救大家救，一個人到底只能盡一分力。於是他便立定主意要使大家都聽他的話，好做一些對國家有點好處的事情了。

這樣過呀過呀的又過了一年半載，時間過得真快。老樹

菓天天學着學生哥教他唱的軍歌，一邊唱一邊擦鞋，倒也很快活。有一天，他給一個軍官擦鞋，他多嘴問那軍官一句：「你的皮鞋穿得這樣齷齪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那軍官看他還算聰明伶俐，便對他說：「我從前線回來的啊！」老樹菓聽了前線兩個字，又記起他半年前起的誓，要到前線去啊，但前線是怎樣的呢？於是他問那軍官：「前線是怎樣的地方啊？」那軍官笑咪咪的同答：「前線和後方是一樣的地方，不過在那裏整天都看見日本飛機，都聽到大炮聲。最前的前線，離日本鬼只有三四里、有時還看見日本鬼的龜殼帽。我們時時和日本鬼開玩笑，一槍打中了那烏龜殼，啲的一聲便死了一個。……」老樹菓聽得出了神，他想什麼時候也到

前線去打打烏龜殼。那軍官却在這時候問他：「你叫做什麼名字啊」？他的臉一紅，心裏氣憤不過，他最討厭別人問他的名字，於是趕快擦亮了皮鞋，拿了錢便走了。

自從這天以後，老樹菓心裏儘在轉念頭：「日本鬼究竟是怎樣的呢」？他也不高興問他的好朋友，而且他們都沒見過日本鬼，不知道，這樣悶呀悶的，他想要是再碰到那從前線回來的軍官便好了。他天天鑽酒樓茶室，他記得那雙皮鞋，是一雙「橡筋靴」，沒有上白銅馬刺，剛巧都在小腳趾那地方補了兩塊圓皮的，很容易認出來。有一天又給他認出來了，果然不錯，正是他。他也還認得老樹菓，於是又邊擦鞋邊談起話來了。老樹菓聽到和他同桌的人叫他做張排長，

他也就叫他做張排長：「張排長，日本鬼是怎樣的？」那張排長原來是一個剛從軍校出來的畢業生，曾經唸過中學，剛從南京突圍歸來，背上帶了花，好容易在軍醫院養了四個月，才能跑下地來走動走動，現在部隊調回廣州休養，他也就在廣州住了下來。他看見這擦鞋的小鬼問得這樣有趣，他也就給他說一個詳細：「日本鬼就是住在我們東邊三個小島上的人，他們國裏有很多軍閥，一天到晚儘想打平我們中國他做皇帝。所以便帶了那一大批日本兵來中國打仗了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眼有鼻，所不同的只因為他們有一付黑心肝，尤其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日本軍閥。所以，我們要打這些日本鬼！」老樹菓聽了心裏也有點明白，只不過他到底是一

個沒父母教養的小鬼，而且在西濠口一帶混飯吃混得久了，也就混上一付壞脾氣，改不掉。所以也就聽了便算耳邊風，以後還是擦他的皮鞋，騙飯店的飯吃，和在馬路上拾香烟頭猛抽猛抽。

日本飛機常常來炸廣州市，老樹菓不是不知道的，只不過他生就一付冒險的天性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日本飛機雖然在天空飛過，我們的高射炮在那些飛機的前後左右爆出幾朵白烟，但老樹菓還是滿不在乎的指手劃腳的說：「三架，三架，……六架，六架，……啊，我還看見那紅膏藥！……」警察干涉他，他還回一個嘴：「你這樣胆子小還做什麼警察！」警察氣不過，便拿起棍子追著打他，他却三步當一步

的溜走了，溜得遠一點又站住，回過頭來伸出小舌頭裝一個鬼臉說：「醜呀醜！無胆匪類看街狗！」這樣警察也奈何他不得的。

這一天是六月四日。老樹菓大清早便跑了出來，也照老例和他的幾個好朋友在一道，十三歲的阿昌對他說：「到雙門底去碰碰運氣，好不好？」大家說好，便沿着長堤向天字碼頭走去。東堤在晨早頭是像死了般的，那些經過一夜辛苦的艇家妹，剛送走了客人，有些癩洋洋的坐在船頭晒太陽，有些却還在睡覺。堤邊只有太陽晒得那些垃圾堆散發着一股難聞的臭氣。老樹菓他們邊行邊說笑的走着，有個把艇家妹攔着他們開玩笑，結果是吃了他們的虧，狠狠的罵一句：「

死絕種」！便爬回艇裏去了。他們剛走到海珠大戲院，便拉響了空襲警報。今天阿昌不知怎的有點怕起來，對大家說：「不去了！拉警報，還有個屁人入城飲茶」！年紀最大的阿珠突一突眼睛罵：「阿昌這小辣椒，真是老舉養的！刁那媽，怕日本飛機炸死你嗎？」老樹菓從來便衛護小辣椒的，因此攔開了阿珠說：「你這算做大欺小嗎？你算大胆，和我到馬路中心摔兩個跟斗？」說呀說的，已到了電燈局，大家也就沒了話。

當他們在天字碼頭轉了個灣，才到南關戲院的時候，像鬼叫般的緊急警報也拉響了，他們還是朝北走。老樹菓一看，今天的永漢路確有點奇怪，許多店家上了半邊門，而許

多人也抱了自己的孩子，擠到騎樓底的沙包堆裏面去了。壯丁隊在泰康路口趕散閒人，他們是派來維持秩序的。

飛機聲的確越來越近，而且不像一架二架，那轟轟的聲音佈滿了整個天空。馬路上人越擠越多，有些且亂七八糟的說：「日本傳單早說過呀，今天要大炸廣州的」。於是大家更顯得混亂了。有些趕快跑去哥倫布餐室，他們說哥倫布的鋼筋水泥靠得住；有些又鑽入東橫街模範理髮店，因為那裏是四層石屎樓；有些急得沒地方躲了，壯丁隊便趕他們入去那萬福路口轉角那家巴黎酒店騎樓底，那裏有兩重沙包，可以擋擋機關槍子彈。還有很多不怕死的，仍舊站在外邊看飛機。老樹菓他們剛走到萬福路口，還沒過馬路，飛機便飛到

頭頂來了。小辣椒在數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……阿珠已嚇得臉無人色的大喊：「啊，這邊十八架，那邊九架，飛來了，飛來了！」穿藍制服的壯丁隊喝他們：「小鬼，不准叫，快躲入防空洞里！」高射炮響得很厲害，算是壯壯人心。飛機後來飛得稍爲遠一點，第一個是阿珠，拉開長腿便奔向巴黎酒店去，老樹菓也拖了小辣椒跑過去，都還沒站得穩，飛機又飛回來了。那像春天的悶雷的聲音，又討厭又可怕。忽然，來了一陣密一陣的，轟隆轟隆轟隆的怪響，大家都分不出是高射炮聲還是炸彈聲了。秩序突然一亂，躲在裏面的掩了耳蹲了下來，站在外面的却拚命的擠進去，忽然，飛機聲沒有了，却是一陣格格格的機關槍聲，同時又是一陣哆索

哆索的聲音，突然像颶一場大風，把大家都冷得打一個抖，便又是一聲跟一聲的尖銳的怪叫，是飛機衝天飛走了。但，顯然這裏附近已中了許多炸彈，一陣白色的硝烟遮住了每一個人的眼睛。於是躲在巴黎裏面的人都搶着向外面逃命。老樹菓這時也跟着大家向東跑，一跑便跑到禮拜堂，才覺得左手有點不靈活，心里暗說不好，趕忙伸出雙手一看，哎呀！原來都是鮮血，摸摸臉臉也是血，摸摸耳朵也是血，再看左邊袖子已破了一大片，紅了一大片。這次是掛了彩了！但忽然想，小辣椒他們哪，不要都給炸死了啊！那些死日本鬼！

停一會兒，飛機聲去遠了，於是他趕回到巴黎來看。哎呀！巴黎對面的幾家海味店炸坍了，泰康路口穿了一個大

洞，四面還是佈滿了白色的硝煙，怪臭怪難聞的。他再來到巴黎，沙包都倒下來了，下面壓住了幾個人。他過去認，血肉模糊的都認不清；那邊牆邊倒了一個沒頭的，這邊馬路睡倒一個少了兩條腿。他越來越心急了，他想找小辣椒他們，他怕他們給炸死了，自己算是對不起朋友。後來總算在馬路邊的垃圾桶那裏，看到了一隻灰黑的小手，走過去一看果然不錯，是小辣椒，但已不會說話了。這時剛巧來了一輛紅十字車，他攔住了這車子，幫着把小辣椒扶上了車，他自己也暈倒了。

當他醒轉來的時候，他已躺在博濟醫院一個大病房裏，那裏橫七豎八的放了很多病床，有些沒床就睡在地板上。一

種血腥和藥味混合起來的臭味，使人聞了想吐，老樹菓第一件記起來的事是小辣椒，他想坐起來看看，但他的左手已給一大把白布紮住，動一動就痛：他想叫一個人來問，但大家都非常忙碌管不了他。這樣過呀過的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外面來了一些人，大概是來探問受傷者的。可是他老樹菓有誰會來探問呢？「刁那媽，都是日本飛機」！啊！老樹菓忽然看準了那邊很像有一個熟人，是穿軍裝的，一時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。那人把臉轉過來，給他老樹菓看到一個一清二楚，記起來了，於是不管一切的大喊：「張排長，張排長」！那軍官也驚疑的望過來，而且走過來了。果然是張排長！老樹菓像對着自己的親人一般訴苦，但他到底是

個硬漢，才說不了一兩句便問了：「張排長，你可見小辣椒」？張排長問他是什麼小辣椒，他拿右手一比高矮，又裝了一個小辣椒最愛裝的鬼臉，再說：「也是擦鞋的，那頂小的小鬼，小辣椒阿昌啊」！張排長還是不明白，再問他，老樹菓便把今天的事情全告訴了張排長，於是張排長答應了他去替他問問醫院。

第二天，張排長來告訴他了，但却是一個壞消息。他說：「小辣椒死了！他是一到醫院便死的，因為他給日本飛機炸傷了腦袋」！老樹菓聽了眼圈一紅老是想哭，但他老樹菓可不願做女人，啼啼哭哭的，於是牙齒用力一咬，又把眼淚吞回到肚子裏去了。